#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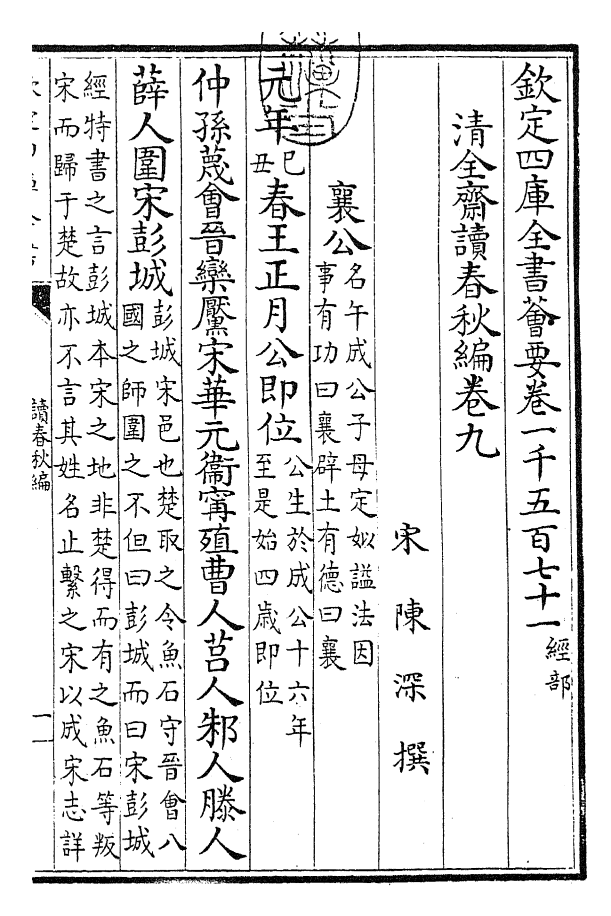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九

宋　陳深　撰

##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是始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楚取之令魚石守晉會八國之師圍之不但曰彭城而曰宋彭城經特書之言彭城本宋之地非楚得而有之魚石等叛宋而歸于楚故亦不言其姓名止繫之宋以成宋志詳

此書宋一字實出宣聖筆削嚴之筆深以罪楚之奬亂助惡抑強夷而黜叛臣也彭城苟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猾夏與夫諸侯討亂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才陵切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公羊厥作屈鄫作合字　鄫鄭地晉伐鄭故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備楚楚侵宋所以救鄭經不言楚救鄭盖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拯救之名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杜氏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簡王崩諸侯當奔赴為急未聞一國及王庭者何耶邾子方且来朝衛晉大夫来聘左氏謬以為禮杜氏以未聞喪失之綱常道喪視君猶路人世變至此可哀也已聖筆直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也

二年庚寅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左氏傳楚令也鄭為楚伐宋不待貶而惡著矣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昆去聲又衮上聲卒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任當也言楚非為他人而當此患寡人也為我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是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免我棄力與言之過唯二三子鄭伯至死而不背楚以楚德之不敢

忘使晉以道恤而懷之鄭豈終叛乎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氏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上書鄭伯卒繼書晉宋衛侵鄭則三國伐喪之罪自見鄭之所以懷楚而不貳者亦以其衛之之力故也而晉不因其喪而恤之少緩其師乃樂衆其禍亟與二國伐之又安能懷來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故請築城以逼迫之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齊崔杼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戚之會齊不至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三國齊屬國寡君之憂不唯鄭甾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請齊會城虎牢以覩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服鄭之功歸獻子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先伐齊未服鄭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傳言荀罃能用善謀也公在幼稚而仲孫用事故諸侯亦以大夫會大夫而專國國可知矣

己未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謚法執心克莊曰齊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豹僑如之弟襄公通好于宋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皐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 左氏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

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事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果求成如孟獻子之謀陸氏微旨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張氏曰鄭黨楚為中國患晉動諸侯討之而不服故孟獻子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與嬰齊壬夫同執楚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嬰齊壬夫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者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三年**辛卯**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申公巫臣以夏姬故而奔晉子重怒之而

殺其族巫臣曰吾必使之奔命而死巫臣於是通吳於晉教吳乗車與戰陣之法吳叛楚伐巢伐徐子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而吳始大至此嬰齊伐吳雖克鳩茲吳丹陽蕪湖縣東至衡山烏程縣南鄧廖被獲組甲三百僅存八十被練三千止餘二百又為吳取駕邑所喪多矣楚人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故啓吳為中國患者楚子重也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近晉之地公至自晉左氏傳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

于其國非禮也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雖襄公纔六歲而春朝于晉至夏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禮也公至自晉盟于長樗而不以長樗至者志本如晉以如晉為重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寰地譜一名雞丘今洺州永平縣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也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恊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恊乃盟于耏音而水名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晉悼公欲尊王室而會單子與諸侯比齊桓公首止葵丘之會不同矣故書會單子者諸侯而已未同盟于雞澤齊王官與諸

侯下同歃血故不再言雞澤以示譏其亦例於新城柯陵之書也　王臣盟以同書始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氏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如會赴會也於會受命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雞澤之會盟諸侯也陳侯使袁僑如會焉大夫不可敵衆諸侯則不盟袁僑義也臣不可以敵君故也陳侯自宣十年辰陵之盟久即楚今背而歸晉內附中國不召而自來不受不可也諸侯之大夫盟袁僑權也晉侯使之盟而不曰使為嫌於專制諸侯也上曰及主之也下曰及客之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辭也此會晉侯本欲盟吳以攻楚以夷狄攻夷狄禦戎上策吳不至是以但會單子及諸侯而已殊及袁僑亦言主盟袁僑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壬辰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左氏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猶不聽楚命

夏叔孫豹如晉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姒氏妾母也何以稱夫人魯循襲之弊子既君妾母亦稱夫人非禮也經始書仲子正嫡妾之分厥後所書從同同也

葬陳成公成公卒哀公立昭公八年卒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杜氏注定謚也踰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蓋志於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氏傳楚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癸巳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氏傳鄭子國子産之父来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前年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去年公如晉請晉令鄫屬於魯晉許之於是穆叔將鄫世子巫

如晉以成之不書及者左氏謂比諸魯大夫也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今公請鄫附庸同吾大夫往晉為我事也鄫本屬莒魯請於晉為屬穆叔知莒必爭以為不利終之明年莒人滅鄫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杜氏注善道地闕穀梁作善稻何注善稻吳地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晉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衞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書會吳往會之也　成九年晉侯為蒲之會將以致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叔孫僑如晉士燮及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使莔會逆吳而吳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衞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故二會不序吳於列而皆殊之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會者往會之也會吳屢不至見其驕也晉侯所以汲汲於會吳者以為非

得吳不足以抗楚也

秋大雩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不可楚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壬夫則有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戚衛地　左氏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莒有怨魯恐不能救致譴故乞還之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為主也　杜氏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程氏曰吳來會非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見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陳書于公至之下見公歸而遣戍也戚之會晉侯必與諸侯謀戍陳以備楚或命之不專故諸侯不戍而魯獨戍戍之者寡宜乎來楚之伐也經據實而書所以罪諸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申會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陳附中國而楚爭之来伐諸侯救之義在助陳而拒夷狄故春秋善其救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公方八歲魯大夫佐之救陳雖善而亦甚危也故喜而致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左氏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甲午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左氏傳杞桓公卒子孝公立

夏宋華弱來奔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調戲也又相謗也子蕩怒即樂轡以弓

梏華弱於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本屬莒因四年魯如晉而請屬故鄫為附庸魯大夫於是偕鄫世子見晉鄫有所恃不備故莒乘其間滅之公穀皆以鄫立莒甥異姓以承其後故以滅書趙氏劉氏非之胡氏以黄歇呂不韋之事比之見莒假異姓絶人之祀與滅同經之書滅豈誣莒乎

冬公孫豹如邾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襄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今穆叔如邾平狐駘戰邾小國魯反聘之何削弱之甚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季武子也去年行父方卒魯使宿代父卿如晉大夫之喪禮廢矣左氏謂晉以魯不救鄫為莒所滅故來討而宿如晉聽命晉不討莒而討魯何耶是知傳所言非實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襄二年齊伐萊萊人賂齊嬖臣索牛馬百匹索簡擇好者師乃還六年齊侯滅萊　滅人之國經特書之盖甚之也

七年乙未春郯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石氏曰四月非郊之時三卜不從乃免牲皆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左氏傳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主徒役之官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禄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季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其卒子宿嗣卿以強專魯秉主幼稚有無君之心小人求媚請城費邑以中其欲至其子意如遂出昭公魯之衰弱自宿為之洎定十二年費襲魯仲尼為司寇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自非聖人處之未易為也其禍始於城費春秋書之以示貶見季氏之強濫觴于此矣

秋季孫宿如衛左氏傳季武子即宿報子叔之聘子叔即公孫剽來聘在元年且辭緩報言國多難緩於報聘非貳也

八月螽書災也經書螽凡十一書八月螽凡三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氏傳衞孫文子来聘且拜武子之言且拜季武子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楚圍國初書大夫楚强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于軌切鄭地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于鄬以救陳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報切又采南切鄭地經書鄭伯卒左氏以大夫子駟弒之以疾赴經以其告書之若實見弒而以卒書之諸國弒君安有以實告者僞赴

而從其偽豈春秋誅亂賊法乎公穀以鄭欲附晉大夫欲從楚遂弒之一以不書弒為中國諱也一以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此說石氏劉氏俱非之謂果實弒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哉愚謂子駟既相鄭伯如會蓋將見諸侯矣耳目甚邇必不敢遽行弒逆之事子駟嘗勸鄭成公從中國矣今既相其嗣君来會豈得方變其說以從夷也或以子駟為政多殺疾之者因公卒于外而誣之若果實弒聖筆豈不明書之乎然傳已言之矣聖人恐其失有罪故作疑似之辭書之諸侯卒于封内不書地今書地以疑之

爾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君若不来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陳侯為其大夫謀以從楚俾楚

執其弟以懼其心陳侯恐晉不能救故潛逃而歸經特書逃歸罪之也劉氏曰逃歸脫而歸也

八年丙申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稟其多少之數

夏葬鄭僖公鄭伯果被弑則不書葬矣即經之辭可以證傳之妄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僖公甫葬嗣君俾子國子耳為晉出師無名侵蔡獲蔡公子燮以激楚之怒蔡楚與國也鄭人皆喜而子產獨懼未幾致楚之伐人微者也經特書人罪之也鄭人從楚從晉反覆靡定晉楚爭之不已而況無故有以致之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魯君時在晉晉侯以其幼稚不與會與魯大夫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故經不書公而但書季孫宿貶

其僭也時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齊宋以下稱人明大夫不可敵晉鄭貶大夫不可會公侯也見政在大夫矣晉失正而不能防微以起其僭何以為盟主經據其事而書以示貶也邢丘杜氏注晉地河內平皐縣

公至自晉　明公在晉而宿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以疆鄫田　莒既滅鄫魯侵其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敢又興伐魯疆鄫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秋九月大雩凡三見僖公十三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子駟欲兩從晉楚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請盟其何以能國子展不肯背晉五會之信唯欲待晉

子駟請從楚而自受其咎乃及楚平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丁酉春宋災天火曰災来告則書外災不書来告則書一二以見焉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薨于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杜氏注四月而葬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音熙

鄭介晉楚二大國之間故晉楚常爭鄭鄭與晉則楚伐與楚則晉伐而鄭亦疲弊於兵矣今晉會十一國諸侯同伐鄭鄭固力之不能支乃受盟而紓禍而鄭雖来服而背楚之意未堅故公子騑言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次年果有從楚伐宋之役左氏以為鄭服不然也書同盟懼其不同而強其同也盖戲之盟要盟也自是又凡再伐而晉修德以来之至蕭魚之會而鄭始大服楚亦不復爭可謂得善勝之道矣二十餘年無干戈之患晉悼之伯功於是進矣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自是晉三駕而鄭始平

十年 戊戌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音查楚地吳子壽夢在柤晉與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特書會吳以吳為會故也書吳但稱國抑而狄之也狄吳則諸侯之恥見矣吳子在柤諸侯特往會之可謂中國弱而夷狄強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小國妘姓今彭城傅陽縣也晉率諸侯涉楚會吳因道用師以滅微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格荒服甚之故曰而志之也其曰遂者連上文諸侯會因而滅之併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兩事而致前事致會不至滅也亦因其以諸侯會狄而異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氏傳六月楚子囊即公子貞鄭子耳即公孫

輒師于貲毋音無宋地門于桐門宋城門首書楚主兵也後鄭鄭從之也經書從夷狄以伐諸侯鄭之罪著矣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雃音韋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去聲諸侯之有事也有討鄭之事故伐我東鄙四年邾莒伐鄫魯滅紀救鄫今年聞諸侯之將討鄭伐我東鄙亦以鄫之憾未釋爾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晉悼三駕之初也三駕三興師也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

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牛首　齊世子光先滕薛杞郳者先期以會吳挾吳以要晉晉方倚重於吳不敢違吳之請此今年所以先四國而明年先六國也周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世子光未命者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正矣今先滕薛盟主進之夫子仍其舊文書之以譏失禮也鄭與楚伐宋故公會諸侯以伐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程子曰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殺三卿者不名而稱盜小臣無列於朝伺隙而竊發

則盜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不修其政刑可知矣

**戍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鄭黨楚爲中國患於是二年諸大夫復會于戚遂城虎牢虎牢鄭巖邑也孟獻子謀取而城之以制鄭而扼楚所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功覆過也此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鄭人從楚困于力之不能敵楚晉不復深思所以制楚懷鄭既伐而又戍不以義服之徒恃諸侯之力以逼焉曾不以民人不獲享其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厎告之可矜也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故繫之鄭以罪諸侯也後書楚救鄭以救與楚見諸侯之不楚若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與楚夾潁而軍鄭子蟜宵涉潁與楚人盟則諸侯之戍鄭無能爲可知也

公至自伐鄭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己亥春王正月作三軍左氏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魯國民衆而三家各有其一分三子各毁其乘三家各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武子使其車乘之人率其私邑之役徒入季氏者免其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孟獻子取其子弟之半為臣蓋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使盡為臣叔孫穆子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為軍魯襄幼弱三家專政乃作三軍為私計也作創始為之也周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

阜至于七百里盖大國也其後嘗哀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舊矣此謂之作何也豈非宣成之世或侵削而為二也今襄公作三軍亘曰復而聖筆云作者盖三家變古之制而利於私有所作而為之也至昭公則又合而兩之故書曰舍中軍皆以從其私也一作一舍見大夫之強公室之卑而魯寖以微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不急爭鄭也晉疾晉若急爭鄭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何計使晉師致死力以爭鄭楚弗敢敵然後可固與也可固與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来楚將不能楚將不能數来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鄭大夫恱其謀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之師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北

鄭地 此晉以諸侯再駕伐鄭也程氏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故云同見其反覆 鄭子展謀以作服作叛使晉怒甚而屢致師於我而楚不敢爭然後與之也卒不能逃其謀而晉悼不惡其反覆惟其誠待之故其後始心服矣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從子展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此晉悼伐鄭之三駕也鄭伯尋背亳北之盟與楚伐宋故晉悼復以諸侯伐鄭而楚之力已屈而不爭鄭於是始服于晉使行人良霄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服而

與會也蕭魚鄭地　晉楚爭鄭踰五十年鄭以蕞爾之邦介二大國之閒雖屢盟屢叛反覆無常然久困於兵亦病矣伯者汲汲乎爭此者以鄭居天下之中而虎牢之險晉楚之門户也楚得之則可以抗晉晉得之則可以卻楚伯者未有不得於鄭而能卻楚也晉伯中微鄭人與楚悼公奮起服鄭有道初駕盟于戲再駕盟於亳北鄭雖服而又叛逮夫三駕晉赦鄭囚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加禮於鄭鄭人心悅誠服為會蕭魚鄭懷晉之德不叛者二十四年諸侯少息中國少安晉悼伯業之盛春秋於是有取焉吁晉何以得此哉蓋由能用知罃之謀也鄭服而數叛曾不甚怒動諸侯之師以伐鄭兵力非不強也及楚救之未嘗與之戰能堅忍而得善勝之道不暴骨以逞惟推誠信以感之故楚遂終屈而鄭亦心服及蕭魚之會但成交好之禮不事盟詛而要結自固初非強之而自服雖不及召陵

城濮之舉而晉悼之功亦可尚也已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得致鄭伯之辭程氏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行人非其罪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不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說左氏者以晉師敗績晉恥不告未可必其然也

十有二年 庚子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台作邰杜氏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 莒背蕭魚之會而伐魯東

鄅圉台季孫宿受命救台經書遂入鄆專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罘年伐鄭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善持勝矣

秋七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宗所出之王祖始封之君同族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宗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襄陵許氏曰壽夢得一申公巫臣而國勢變化與華夏通楚以吳議其後亦不能為大患於中國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秦官無地庶長名伐宋師于揚梁

宋地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公羊邿作詩邿音詩　左氏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杜氏注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邿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因其亂而救之可也因圍取焉假義之名以貪利其惡可知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康王立襄二十八年卒

冬城防城臧氏之邑　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謀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陵許氏曰鄭役既熄

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士匄以前年吳伐喪為不德數而退之不為吳伐楚前年吳子卒此會新君諸樊也下稱人微者也於是子叔齊子即叔老字為季武子介介副也武子即宿也卿為卿介非禮也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大夫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

夫張也何氏曰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十一年令又不獲成乃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也晉自殽師以来距此年伐秦六十九年自此以後兵禍始息齊宋稱人微者也

巳未衛侯出奔齊公羊衛侯下有衎字　衛侯衎出奔二卿孫林父寗殖之所逐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以自奔書亦以其君驕慢無禮不能自立而出奔也不書衎名所以抑強臣存大義

也

莒人侵我東鄙報十二年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左氏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十三年吳乘楚喪侵楚戰于庸浦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氏傳會于戚謀定衛也衛侯固無禮君也林父臣也而逐之祈于晉晉遂會諸侯于戚以定之逐君之賊晉侯曾不惡之而卒狥其私謀今又列于會經直書之所以貶諸侯也矧衛人立剽非正也而晉為謀定之則正弗勝矣師曠荀偃之言有保姦之志而無輔伯之忠晉悼之德其衰矣乎洎襄昭之際

大夫無君晉實啓之也

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左氏傳宋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杜氏注劉采邑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戚之會齊不至晉怨齊矣王逆后于齊畏晉而使微者經不書正月其以此邪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　常山劉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

公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　春秋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王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魯地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注書至遇公畏齊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呂氏曰成郛壞而城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為國者如是而止寧為遠慮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邾人伐我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故湨梁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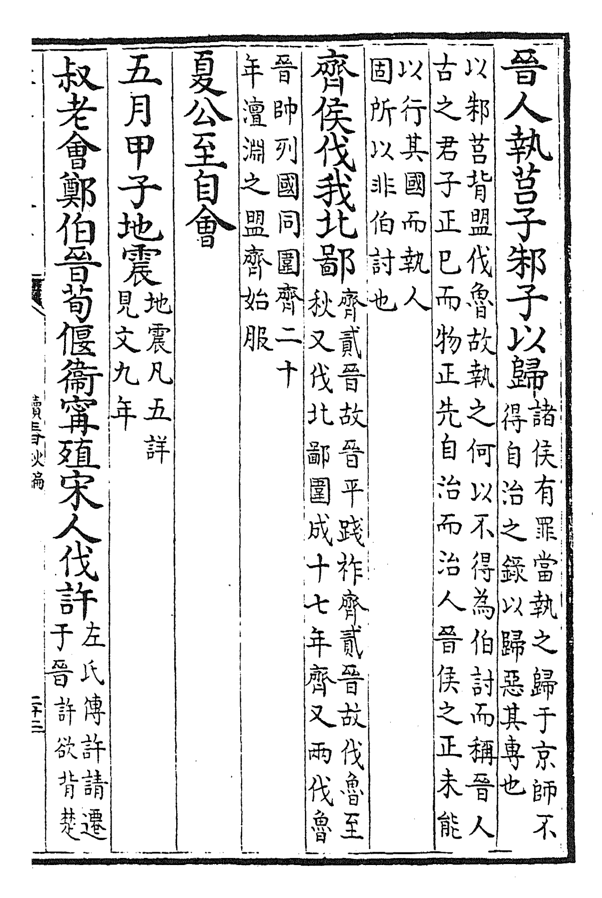
晉人執邾子莒子以歸　莒人伐東鄙齊侯伐北鄙邾人伐南鄙三國固可罪魯之不能睦四鄰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晉悼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葬悼公平公立杜氏注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　扃入梁戊寅大夫盟　溴水名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

溴梁晉地　三年雞澤之會尚言及諸侯之大夫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蓋大夫無諸侯也事之信否在大夫其專可知也　齊高厚逃盟故不書　此書衛侯乃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諸侯有罪當執之歸于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以邾莒背盟伐魯故執之何以不得為伯討而稱晉人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

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晉平踐祚齊貳晉故伐魯至秋又伐北鄙圍成十七年齊又兩伐魯

晉帥列國同圍齊二十年澶淵之盟齊始服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左氏傳許請遷于晉許欲背楚

遷都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公孫蠆閒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即叔老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許地庚寅伐許次于函氏許地鄭非主兵曷為書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晉雖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許男有從中國之志其臣沮之斯時大抵臣強而君不可以有為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魯孟氏邑齊貳晉故伐魯左氏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音澆要也之速孟獻子之子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去之不與之戰以成其名　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速見齊師去已遂塞隘道以為名而歸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故也十八年晉師諸侯同圍齊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苦耕切卒宣公卒悼公立昭元

年卒　十六年晉人執邾子以歸今書邾子牼卒則既釋之矣經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左氏傳宋莊朝宋微者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陳卑宋師不設備故獲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　左氏傳衛孫蒯孫林父之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平聲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音候罵也之曰親逐而君謂林父爾父為厲言林父死當為惡鬼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杜氏注不書孫蒯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執石買傳衛孫蒯以匹夫一言之忿而欲申之遂輕棄大國之盟結鄰邦之怨勞衆害民其專甚矣蒯使石買往伐故經以實事書之著其貶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魯邑防魯臧紇邑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杜氏注弁縣東南有桃墟 十五年齊圍成十六年齊又伐我至今年又圍二邑三年之中加兵于魯者四前年之冬魯嘗愬于晉至明年晉師方出怠於救患故齊恣為不道而伐魯之師猶未已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華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華臣以華閱卒皐比新立故弱其室而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刀劒屬殺諸盧門城門合左師之後合左師向戌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言與我以汝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華臣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音制又音計猘狾仝狂也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氏傳為齊故也邾齊與國以前年晉執其君故怨魯而助齊伐我

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左氏傳白狄始來杜氏注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来白狄来不言朝公羊氏謂不能朝也書白狄不名其君所以外之也劉氏曰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長子上黨郡縣名長上聲又如字執孫蒯于純留純留亦上黨郡縣名為曹故也為前年衛伐曹故責其伐曹不當因使執之故稱行人

孫蒯使石買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不當執之又不歸于京師不得為伯討故稱人以執

罪晉可知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黜侯稱師貶其用衆也四年之中伐魯者五終之致十二國之師而幾不免齊環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湨梁之會齊侯不與三年之中五加兵于魯齊之驕暴甚矣今年晉帥十一國之師伐之同圍齊齊侯禦諸平陰而守之齊師遁遂入平陰蔔偃士自克京兹䰟絳欒盈克邿焚雍門之萩及申池之木又焚北郭西郭東侵及濰南及沂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齊侯受兵禍若此其亟也經書同圍見諸侯所同疾之也終書伐者師出有名而伐有罪也其罪齊之意可見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卒武公立昭十四年卒　成十三年伐秦之役曹伯盧卒于師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正也王不戮負芻書曹伯歸自京師不正也今書曹伯負芻卒于師此天意也天道好還王釋之天誅之始見王之不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自晉與諸侯蕭魚之會楚不敢加兵於鄭七年矣今鄭子孔即公子嘉將叛晉而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而專政使告楚子庚子庚不可楚子知之遂帥師伐鄭於是鄭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公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鄭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出會楚師楚師侵鄭諸邑至蟲牢而反盖子孔召之也故明年鄭討子孔

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去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諸侯巳圍齊又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正邾魯疆界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晉前年執邾子以歸以其伐魯故既釋之而歸卒邾新君立又復伐魯其無所忌憚若此曽不畏伯主之討今晉執其君削其田雖當罪而非正以其不由王命而皆出於大夫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公至自伐齊

胡氏曰圍齊以伐致見齊靈之無道宜得諸侯之伐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

取邾田自漷水

漷音宏入聲又音郭　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

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邾嘗屢伐魯魯愬于晉晉怒因會執之魯乗其隙恃伯威以取其田取非其有故經書取邾田惡内也而又所取無厭直自漷水為界為尤甚矣聖筆僅書六字而晉魯之罪盡見交譏之也成元年晉敗齊于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與此異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拜謝討齊之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衞孫文子伐齊　欒魴欒氏族經不書兵并林父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則晉何足以服齊之心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貶晉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莊公立二十六年遇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氏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穀齊地也記其至穀乃所明境外得專之也非齊地則止師而請之示不敢專也時禮義廢乘人之危伐喪者多矣宋圍滕喪貶之稱人文九年鄭伐衛喪狄之書鄭成三年如士匄之志信可嘉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魯大夫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光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為太子靈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諸子皆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靈公使太子居東鄙以牙為太子令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焉光殺戎子執公子牙

靈公卒光即位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高厚從君於昏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不以兩下相殺書者其君之意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盜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十八年召楚師于純門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殺嘉雖去其專然大夫為政國非其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左氏傳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故懼而為備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氏注魏郡内黄縣有柯城

城武城備齊也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齊莊立始及晉平盟于大隧　大隧地闕　魯懼齊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　欲引大國救助也　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戊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　即仲孫速　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督揚即祝柯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結盟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蟬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

南一名繁汙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齊數伐魯魯愬于晉十八年晉會十二國諸侯討之而齊始懼去年又伐之遇齊喪而還至澶淵之會而齊始服序齊於晉下以專為齊而為會晉為盟主於齊則賓之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速蔑之子　今夏魯既與邾盟矣口血未乾孟莊子何為又復興伐經直書之著其背盟之罪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初蔡文侯今景侯父欲事晉曰先君謂莊侯與於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同母弟也故出奔楚　燮之謀合于義矣殺之何罪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履乃燮之同母弟燮被殺不容不懼禍而奔但從夷為可罪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逼二慶陳卿畏黄偪奪其政愬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謂燮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經顯書弟以惡其兄之不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二慶欲專陳之政外挾强楚以去君之弟而陳侯不能明其誣故特書弟以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左氏傳齊子即叔老初聘于齊　齊既與魯平故叔老如齊修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二十有一年己酉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拜師謝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也兼謝十九年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不書微也不氏未命也漆閭丘邾二邑也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同此書惡魯受叛人邑也案左氏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庶其之來季武子又以公姑姊妻之故臧武仲譏其賞盜經特書其事惡魯以利接之不以義所以警貪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欒桓子娶范宣子女生懷子即盈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奔秦故鞅怨欒氏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妻范祁與其家臣州賓通幾亡其

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乃譖盈於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信之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范匄逐之而曰欒盈出奔盈之罪有以取之盈不能閑其家有可逐之釁故逐之是亦盈之出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年九月十月日食至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又連食食之變起於文也有雖交而不食者襄公之世日食者七而三年之中又連月而食者再襄公見制強臣政不已出天象之示戒也

曹伯來朝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来見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音壬地闕 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欒盈雖怯徒以權臣忌而譖之而出非其罪也儻踰境而恩義絶矣極之於其所往孟子猶以為不可況會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之無所容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盈發憤入于曲沃為亂幸而勝不然幾致自貽其禍此皆以私敗公可為後世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夏四月凡十一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知欒盈在齊故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以世勳之舊非

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之怨故宣子逐之商任之會巳俾諸侯錮之矣猶且逞憾不已再會諸侯沙隨復申錮之之舉逼之太甚是宜啓其怨憤以激其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楚令尹子南也寵楚人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招權納賄所致楚人患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而轘觀起　追舒之為人足以殺其身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而謀其父其刑巳甚不可行乎天下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巳巳杞伯匄卒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來奔書納邾叛人惡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樂二慶族殺之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夏屈建楚莫敖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其君板墜而殺人慶氏築城板墜地殺築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及慶寅楚人納公子黄黄因楚得歸故曰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二慶欲專陳國譖出公子黄而陳侯不能誅至因楚人之力然後能克故稱國以殺公子黄之出入稱弟無失弟之道也特以弟書譏陳侯也言歸者以其有歸之理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晉勲舊之臣曲沃其所食之邑雖奔楚而仍書晉以其非叛未遽絶之也徒以遭讒被逐而晉侯又兩會諸侯錮之之急使之無所容於是盈不勝忿遂潛假齊之力由曲沃復入于晉攻之不勝乃走入于曲沃初曲沃大夫胥午告盈必不集事盈荅以雖死無悔其志亂可知矣聖人至公之筆原其忿激作亂故不言叛書復入于晉又書入于曲沃者見其入晉不克而還入曲沃使能入晉則不入曲沃矣蓋亦由欒氏怙極而當滅於盈故因内亂以搆其禍幸而范宣子能用樂王鮒之策使范鞅奮勇強劫魏舒以分其勢而欒氏敗然亦危甚矣有國者可不鑒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潛助欒盈入晉其志在乎謀晉晉既克欒齊乗亂以掩其不備聲言伐衛其實伐晉也背澶淵之盟而伐伯主取朝歌取郫邵二邑封晉尸于少水齊莊之惡甚矣經書遂原

其志以貶之也識者有以覘齊莊之驕恣而禍亂自此作矣嗟夫晉伯衰而諸侯貳大夫強中國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晉有欒氏之難齊乘間而往伐魯命豹帥師救之義也豹受命救患當急不當次止于雍榆而不克救經直書之以罪豹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案傳季孫宿兩庶子長曰公彌又曰公鉏少曰紇宿欲立少訪於臧武仲武仲阿順季孫廢長立少及孟莊子疾有二子長曰秩少曰羯豐點謂季孫長子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遂立羯秩奔邾孟孫羯譖臧氏于季孫曰將為亂季孫怒命攻之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

出奔邾魯人聚大夫而盟之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仲尼曰知之難矣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為順如心為恕武仲廢長立少不順不恕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紇亡如防據邑請後魯人為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紇之不以道信矣魯以利納庶其畀我而以讒去臧孫紇收叛人去智士魯之為國可知矣

晉人殺欒盈左氏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盈出奔楚義絶於君臣非晉大夫故不曰大夫而但曰欒盈棄族而出為亂而入衆之所疾晉之寇也故書晉人殺欒盈討賊之辭也鄭良霄奔許已而入鄭伐北門鄭人殺之故書鄭人殺良霄與欒盈之事類也故不曰大夫而以舉衆討賊之辭書之

齊侯襲莒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　春秋惟此一書襲謂掩其不備也特書爵所以恥之

也以大國而為盜賊掩襲之事其惡甚矣蓋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壬子春叔孫豹如晉豹即穆叔也杜氏曰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氏傳孟孝伯即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伐吳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張本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氏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楚大夫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齊大夫從薳啓疆如楚辭有晉師未得相見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莒邑　齊侯前年襲莒既已與之平今復伐莒無信甚矣

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大水凡九詳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王氏曰甲者日之首也子者陽之首也癸者日之末也巳者陽之末也日之與陽皆君道也首末皆弱君道微矣況食之既乎此非天王之過乃諸侯之過也此年不書王罪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邢地後為衛地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將伐

齊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攻鄭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言齊楚固相結也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氏傳齊人城郟王城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靈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饑凡四大饑一 是年日再食秋大水冝乎冬有大饑穀梁曰五穀不升為大饑有死傷曰大饑

二十有五年 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報孝伯 仲孫羯 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魯大夫 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不為寇害 志不在魯使民不嚴 不尚威嚴 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悟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内昏自然之符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見棠姜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 崔之祖 臣出自桓 齊桓 偃之祖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崔子稱疾公往問遂弑

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三人乃舍之十二日葬諸士孫之里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如字又音悅使隰鉏請成賂晉侯自六正下皆有賂晉侯許之　齊莊背晉與楚而陵小國又亂崔杼之室不道甚矣崔杼弑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既聞其事不能即而討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亂反受其賂何以修方伯之職宜乎大夫自是恣橫而不可制也故經直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侯再會夷儀將以討齊也崔杼弑莊公為說重賂求免晉受之以成齊亂故經貶之如下文所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氏傳初陳會楚子伐鄭當陳隧井堙木

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服乃還　子産鄭之賢者出師有名晉問有辭背楚與晉故杜氏謂陳以不義見入舍之無譏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平聲丘　夷儀之諸侯也夷儀之諸侯無齊重丘杜氏曰齊地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王氏曰同盟于重丘以成崔杼之志非義也若與齊同盟而誅崔杼則一動兩得之矣石氏曰同盟以明齊之實在也不序齊人於列而止曰諸侯猶齊之不與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閔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上書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云云于夷儀此衛侯剽也衛侯入于夷儀衎也衎以蔑其冢卿失國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當立故奔齊入夷儀衎仍書其爵而不名不名以正其名於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　鄭伯突入于櫟則名之不當立也衎入于夷儀則不名當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楚屬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彼無辭而我有功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氏傳鄭子産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即諸樊也巢南國也門于巢攻其門也如諸侯伐齊范鞅門于雍州綽門于東閭之類　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去聲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而射之卒　書吳子遏之名以其卒也射之不言滅何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衞甯喜弑其君剽十四年衞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衎而立剽二十年甯殖疾召其子喜命之悔出其君令入之以掩其罪殖卒至二十五年

衛侯衎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侯衎使子鮮為復子鮮辭懼君無信初公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敬姒強命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甯喜攻孫氏克之遂殺子叔 即剽也 及大子角

甯喜受父殖遺命使納衎以免逐君之名然於衎則殖出之喜納之於剽則殖君之喜弒之剽雖以公孫非次而立然甯氏父子君之久矣君臣之分以定而輒弒之故聖筆特正其弒君之罪而書之以示天下後世殖欲免逐君之罪而俾其子陷弒君之惡而已亦與焉何其謬也經書辛卯弒剽而甲午衎復歸見衎待弒而歸也不言衎弒而言喜弒何也喜弒而衎歸弒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經書叛始此

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孫氏也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初衛獻公之奔齊也甯殖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奔齊入夷儀皆不名此復歸而名之何耶衎之出奔不可謂無罪不名之者惡逐君之臣也今復歸而名之正其失國之罪也亦惡衎使甯喜弒君而納己也肆姦謀以濟大惡雖得歸不以正也凡言歸易辭言入難辭今歸之易甯喜公子鱄納之也故剽弒甫四日而即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以戚邑叛故衛侵之孫氏愬于晉 林父叛衛附晉故衛侵則往愬之 晉戍茅氏 茅氏戚東鄙晉兵戍守之 殖綽伐茅氏 綽本晉人令在衛為衛伐茅氏 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

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即荀吳也）來聘召公也（召魯公會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晉取其田六十井以與孫氏）

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林父逐衛侯衎衎復歸林父以戚如晉晉為盟主而登叛人乃率諸侯疆衛田以與孫氏非正也公畏晉往會與諸大夫敵可恥也趙武貶稱人出良霄志其為大夫也於宋曹復稱人焉是會也晉平之謬舉宜其自此而不競也

秋宋公殺世子痤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即宋元公）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戌也）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

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音坎用牲加書徵之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子大子曰佐也能免我以佐婉順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失期而大子自裁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不省氏無惡明矣宋公輕信伊戾之讒而殺其子以無罪父子之道絕矣寺人之譖而獨甚宋公者蓋以其內有嬖妾配嫡外有小人結內援以為之助公之不明故有以蠱惑之也經直書君者端本正源也

晉人執衛甯喜 初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而立剽甯殖疾而悔之謂其子喜令復衎喜弑剽納衎林父懼入于所食戚邑以叛如晉而以戚屬晉晉於是為會諸侯伐衛疆衛田以與林父乃執甯喜若以其弑而執之正也經書晉人不得為伯討者執之不以罪也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蓋為孫氏執之也非伯討也又執衛侯執之不以罪明也已而衛侯納姬以免晉平之失政可知已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鄭伯獨會諸大夫伐許故許男悳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於是楚子率陳蔡伐鄭歸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乙卯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齊慶封

来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吴越馬爾矣　案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故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欲獲息民之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使諸侯從晉楚者交相朝見也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既會楚人衷甲將盟又爭先乃先楚楚實主是盟而經先晉蓋宋之盟中國無伯

矣經猶先晉存中國也宋公不書見以國與地者其君必與

兵不可瀆亦不可弭如刑罰之不得已也已之則天下不可為矣故向戌請賞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欺也諸侯罪莫大焉詳味子罕之論當矣故雖曰弭兵不足貴也自宋之會晉伯已衰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之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衎復歸甯喜納之也初公與喜言政由甯氏既歸而惡其專也殺之

則為不義喜有弒剽之罪而不以討賊之辭書之而稱國以殺仍不去官者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初衛侯欲返國使公子鱄與寗喜要言焉既歸而殺喜鱄曰逐我者出謂林父納我者死謂喜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病其失言也 經書衛侯之弟罪衛侯也言鱄可以稱弟而公不能弟之而使出奔也鱄之去是也可謂見其幾矣不使其凡有殺弟之惡全身去國近乎智織約不仕近乎廉故經於鱄無貶辭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在會已稱氏故在盟止書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前目後凡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 湨梁之會已序諸侯矣不必言諸侯之大夫故云戊寅大夫盟此固省文法也亦以見事之信在大夫也至此諸侯不在會而獨大夫會于宋故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既大夫獨會不可不言諸侯也經特書二事罪大夫專國之威權在大夫而不在君也 傳曰楚東甲趙

氏云且大會諸侯弭兵為事豈有便行掩襲之事且子木賢大夫必不爾也傳又云先楚人寀當時晉強於楚又是中國盟主豈有後於楚之理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春無冰桓十四年成元年及此二十八年書無冰凡三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去年冬温無冰可藏至春無冰可出因以紀異也

夏衞石惡出奔晉左氏傳衞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衞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杜氏曰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衞惡之罪不及不祀

邾子來朝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修時事於魯也

秋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左氏傳孟孝伯即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屬晉故告晉將為盟故往朝于楚

冬齊慶封來奔二十七年崔杼子崔成崔彊作亂崔杼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崔杼之妻縊崔杼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與盧蒲嫳易內而飲酒反盧蒲癸避崔氏難出奔者癸臣子之即慶舍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亦莊公黨出奔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剌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

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弗克反陳反陳
師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
朱方富於其舊　慶封崔杼之黨專恣荒淫稔禍而
出奔書名罪之也自魯奔吳不書以絶位不為卿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諸侯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經書魯以見其餘也　晉平不競不能主夏盟宋之會晉楚列諸侯上無夷夏之分伯業由是而衰不足以庇諸侯矣前此公如晉如齊與戎會盟春秋尚譏其非正今公偕宋鄭陳許遠朝強夷聖筆書之非特惡公蓋傷夷狄日熾中國日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天王崩魯不會葬楚子昭

卒公在楚楚使公親襚世變至此惟知有強弱勢力安知有君臣也

二十有九年丁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左氏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璽書追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適以見疏於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嘗如齊如晉矣未嘗書在某所此如楚而又詳書在楚以公之居夷狄而失所如也内則季氏強僭不有其君是以書公在疑於無公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致公者殆其往而幸其反也

## 庚午衛侯衎卒

衛侯復歸纔三年而卒不逃右宰穀之先見也　子襄公立

## 閽弑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子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以刀弑之　禮君不近刑人不邇怨吳子疏於防慎以速斯禍經特書之以為後世人君慮患之鑒

##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亦止此一聘耳　吳子夷昧也札吳公子季子札也季子之賢何書法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蓋札辭國而生亂因其來聘以示貶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曰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去諸樊約諸弟以次傳必致國於札札又辭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我宜立使專諸刺僚卒捻篡國之禍誰為之耶是知聖人不以為賢而貶之也若季子者辭位失節則可矣槩諸聖人時中之道則過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氏注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　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左氏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辠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寀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左氏傳孟孝伯即羯如晉報范叔即范獻子士鞅也也

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為上聲罷音皮來聘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　楚聘凡三至此郟敖書楚子薳罷書名氏無異於中國矣　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使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

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左氏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稱世子以明有父之親稱君以明有君之尊世子般之於君尊親盡矣固雖無道而罪不及民故稱世子所以甚般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伯姬之守禮義寧死而不顧其生其志節貞且烈矣季世衰微罕能盡婦道者故春秋賢伯姬特書以表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景王殺之非其罪也書曰殺其弟佞夫曰天王而稱弟甚其賊親親之恩忘天倫之愛也 案傳周五大夫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以儋括欲立佞夫遂殺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甚矣天王之不明矣雖五臣殺之猶王殺之也為天子而不能闕一弟故書以惡之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闕 瑕廖同 奔不書賊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也共姬從夫謚也內女不書卒嫁於諸侯則書之既録其卒何得不録其葬乎唯所貶則不書葬耳外夫人不書葬宋共姬稱謚而葬以其賢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皆録其德厲婦道垂世訓也 連年襄王景王崩魯公不親會葬止令卿

往非禮也今鄭國一婦人葬亦使卿往雖曰隱之則過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伯有嗜酒俢汰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乗其醉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未幾伯有襲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不言復入出未久位未絕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書鄭人殺良霄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春秋之法君遇弑而賊未討則不書葬此特書變例也蔡景公雖淫亂君父也而世子般弑之諸侯不以為賊而討之乃往會其葬竊意諸侯必潛受其賂故情義如此其篤世變人心

至此而天理絶滅矣聖筆特變例而書葬以徧罪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十月會于澶淵方議恤之謀歸宋財既而亦無歸救災固如是乎上書蔡景侯葬下書諸大夫會為宋災故竊詳聖人之意比事而觀之可見矣弑逆大事曾不致討而反葬之恤災小事而會諸大夫何舍大而圖小也故諸國之卿貶而人之而諱魯卿又書其故其貶之也至矣

三十有一年己未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左氏傳公作楚宫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杜氏注公適楚

好其宫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其所樂失其所也　公自楚歸作楚宫盖慕恱遠夷之室宇侈麗不度斂象而作之以居未久死是宫變易先制非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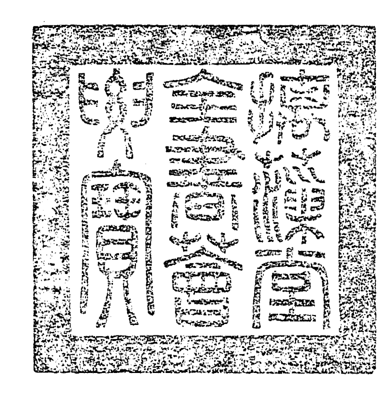
秋七月癸巳子野卒左氏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子野敬歸所生也次于季氏次舍也秋九月癸巳卒毁也因哀毁滅性　經書七月夏正也左氏以夏十一月作周正月故書九月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是為昭公穆叔不欲武子不聽立之　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左氏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来會葬於是始　癸酉葬我君襄公左氏

傳冬十月滕成公来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能無從之而死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滕子會葬非禮也景氏曰當時諸侯不會葬天子而諸侯相會葬焉王室弱而公室強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傳莒犂比比平聲犂比莒子之號生去疾及展輿犂比二子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吴出也陸氏辨疑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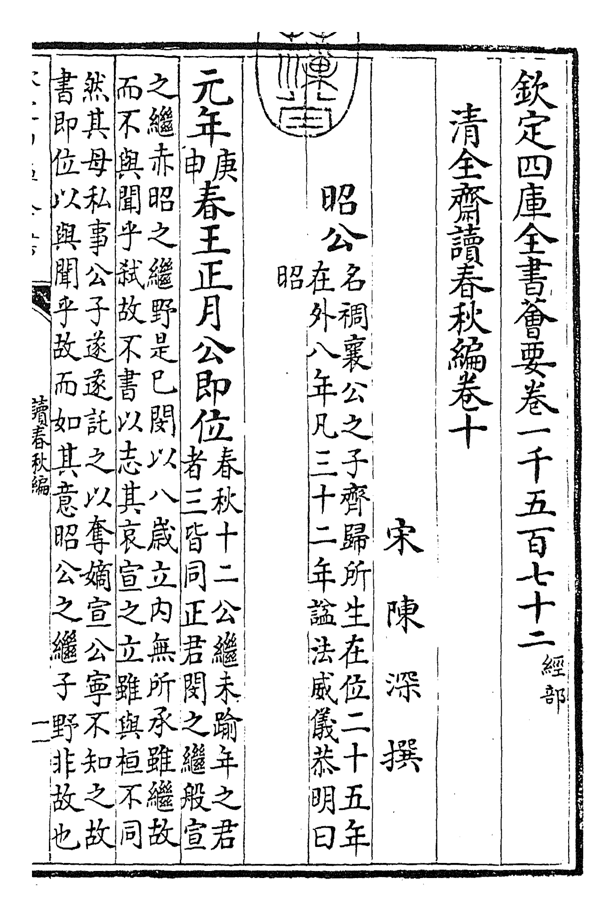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

宋 陳深 撰

## 昭公

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十二公繼未踰年之君者三皆同正君閔之繼般宣之繼赤昭之繼野是已閔以八歲立內無所承雖繼故而不與聞乎弒故不書以志其哀宣之立雖與桓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遂託之以奪嫡宣公寧不知之故書即位以與聞乎故而如其意昭公之繼子野非故也

正也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公羊弱作酌宋向戍衛齊惡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公羊作軒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　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以晉楚迭霸更主夏盟恐晉先之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故經不書盟蓋楚圍用計而欲爭勝也夷狄之專盟其端見矣經於此二役皆先趙武抑強夷而進中國也劉氏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胡氏曰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謂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在會故請戮之樂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指言求貨以請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伐莒累已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出使已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帛示不相逆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傳言伐莒而經不書為內諱也言取乘莒亂而得之易也晉楚會諸侯以弭兵而盟季武乃乘莒之隙以兵取鄆志貪利而不顧信義幾陷叔孫以為國羞晉雖未肯遽

戮而豹亦殆矣翊昭公即位之始内外未聞德音而首取鄣邑以自封殖豈交鄰國之道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即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如兩君於景公之世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数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后子之奔由其父寵之太過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經不書公子而曰秦伯之弟見秦伯不能友愛而使之出奔也罪在所奔者則以常文書之如公子慶出奔莒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卒莊公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晉陽縣穀梁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即荀吳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

車所遇又阸本又作隘以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困諸阸又克去車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盖以道阸難於用衆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兩於前兩一也伍於後伍二也專為右角專三也參為左角參四也偏為前拒偏五也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為中國患久矣僖文之際連年入寇自成二年晋厲公敗之交剛迄悼公伯狄師不出至是而敗狄再見然晋伯之衰止此矣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及悼公卒未幾復有伐楚之師至昭十二年經書晋伐鮮虞則狄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吴莒子二子長去疾次展輿

莒子遇弑去疾奔齊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經從國逆例書入展輿奔吴展輿吴外孫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以國氏不稱公子者以其無所禀命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踰年之君也不書莒子國人不與之亦不君之也然猶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又乘莒之變恃其徒衆往正疆界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

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立乃以疾赴諸侯經不破其偽何耶是時晉伯衰而楚最強中國諸侯力所不能討故聖筆包顯微之義因之而不革也楚使使如晉求致諸侯復請昏晉皆許之於是大會十二國于申雖夷夏混淆而中國之列侯居過半矣向戍子產之良咸獻會禮焉遂用齊桓會召陵之禮中國愈弱諸侯皆從夷狄矣聖師感世變之若此倘革而正之恐天下後世以楚麇之弒而伯主不問諸侯不討反從之以主盟會則其視弒君等土苴耳故因其偽赴而不正其弒逆之辠為中國諱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傳公子圍弒楚子右尹子干即公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即黑肱　蘇氏曰君弒畏偪而出

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起代趙武為政而來見魯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左氏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案傳駟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又與游楚爭娶于徐吾氏徐吾氏歸楚黑怒欲殺之楚知之逐之以戈傷君放楚于吳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辠一也兄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惡鄭伯不討

有辠以放乎亂也黑富而怙强鄭人畏之故曰肆其惡子產因其疾也數其辠而殺之然亦幸而勝之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　公之如晉非禮也非禮而往至於見拒然後歸孰若始遣季孫宿行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返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公羊作泉卒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滕小國使叔弓會葬甚矣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

以逆之猶懼其貳又畀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大雩凡三說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以自奔書者以其不能君而為臣所脅而出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

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自冬甫春大雨雹者二陰陽乖戾之氣也左氏載申豐之對歸咎於不藏氷天人之理未必在于此豐季氏之黨佞人也不肯端言其故盖陰侵陽不入則為雹是時春

已三陽陰猶盛而干陽其應為三家專政無君之兆故洊有此災異昭公曾不知懼而思其政之闕失宜乎出亡在外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淮浦之夷也申姜姓國南陽宛縣

諸侯自夷儀之會晉受齊賂不討崔杼以成齊亂而晉失其政矣宋之盟則政在大夫晉楚始同主夏盟自此諸侯不出者幾十年中國無霸矣楚公子圍弒郟敖自立使于晉求合諸侯晉許之於是諸侯大會于申而楚主之不殊會淮夷楚固同類在會之諸侯亦從異類天下幾何不胥而為夷乎周自東遷天子受制於諸侯魯文以來諸侯受制於大夫此年申之會中國受制於夷狄尚有魯衛曹邾不至厥後晉君少

安不在諸侯而政日以衰故楚得以騁其欲而無忌憚矣經書楚子於諸侯之上正以病中國之無人也

楚人執徐子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故書人以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

霊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懐惡而討雖死不服　不曰楚子會諸侯伐吳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執徐子楚意也不以諸侯共執為文而曰楚人執徐子所以甚楚子也吳之伐執齊慶封者亦楚意也不曰楚執之而以諸侯共執為文不與楚子之討慶封也楚非為齊誅故不繫以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 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穀梁曰遂繼事也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既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今又滅賴夷狄之暴甚矣

九月取鄫 左氏傳取鄫言易也　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乘莒亂

取之

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案傳初穆子辟僑如之難成十六年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予乃勝之及兄宣伯奔齊魯召穆子歸襄二年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使為豎小臣也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與叔孫相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迎之田於邱蕕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讒殺孟逐仲疾急召仲牛許而不召豹飢渴牛不與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庶子姑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報父仇也 穆子才智士也少避難偶非其

類遂有孽子以符所夢故寵之卒為讒殺二嫡其身亦餒而死蓋由犯禮不慎其始卒迷于愛以致大禍叔孫不徵於理而徵於夢果可恃乎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為勞亟發其罪遄遏其報天也昭子之識見亦遠矣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本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以貢于公皆季氏之私意卑公室也經書作書舍志其罪也詳見襄十一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仇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音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大夫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元孫

懿伯也其人賢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取鄆利人之難取鄅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憂其所底止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二年嘗如晉為晉所辭至河而復今又復往公之畢弱見侮而不知恥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及防與茲莒三邑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録其人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邱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　魯之於莒鄰國也元年取鄆六年取鄆今又受牟夷以牟婁防茲三邑來奔貪利而不顧義甚矣不五年而取其五邑欲盡其地矣經屢書之以惡內也時公如晉未返而輒受莒叛人三邑惡季氏之專也胡氏曰經於三叛人　襄十一年邾庶其五年莒牟夷二十一

年邾黑肱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滛人為後戒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音閑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音粉泉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蚡泉杜氏注魯地魯東境之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以魯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皐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秦景公卒故也秦鍼奔晉至是歸秦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左氏傳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櫟麻楚三邑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以報棘櫟麻之役吴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越國會稽山陰縣　經於楚不遽進之越初見即書人以其為中國患淺與楚暴不同也

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杞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

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子蕩即薳罷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廐尹棄疾棄疾鬬韋龜之父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于薳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銷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强

**冬叔弓如楚** 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

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即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令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玉爵不克而還

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爾雅曰暨及也孫氏曰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齊强魯弱以魯婚吳附楚也故來求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魯昭

本欲如楚雖無遂啓彊之召亦往也去夏而從夷經特書以貶之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穀梁曰涖位也内之前定之辭曰涖外之前定之辭曰來　始齊欲我平魯不得已而與之平今乃使婼往涖盟我所欲也彼既求平而又往盟是反畏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孔成子立靈公元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來也王父名子也蓋言人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　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没則稱王父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公如楚凡六月而返書至幸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已所利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不曰公子招而曰陳侯之弟招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哀公昏迷溺愛而以公子留屬其弟招與過而輔之哀

公首禍固可罪也招以叔父之親不思宗社之重而逆君之惡殞冢嗣以立庶孽及其禍作哀公亦憂恚自殺以致楚滅陳而縣之招之罪大矣

叔弓如晉左氏傳晉侯築虒音斯祁之宮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祁地名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即子太叔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當楚之强暴專盟橫行中夏晉侯於此時宜與二三忠良深慮遠圖思所以制之之道方且侈汰自安唯宮室是崇是可弔不可賀也吁晉文之伯政衰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告立留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罪不在行人也　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何以稱公子留留立於招未成君也

秋蒐于紅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以說於楚過與殺偃師經以招首事書招而不及過令雖招殺過然過與殺偃師之罪重招殺過之罪輕不與招之殺過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

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而淫刑以逞不仁之甚也經直書之惡楚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戊辰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楚滅陳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揔書

諸夏之大夫震慴不召而至皆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

以見其餘也是年楚滅陳以穿封戌為縣公

許遷于夷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許畏鄭欲遷故經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楚滅陳已縣之矣及災經猶書陳災公羊謂存陳也此後五年而陳復天未絶陳陳未亡故也仍書陳災者見陳國尚無可滅之道也書滅以罪强楚書陳災以存中國

秋仲孫貜如齊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今修盛聘得繼好息民之禮也

冬築郎囿築苑囿於郎也昭公為强臣所制不思危辱將至方且築囿於郎郎非國内乃逺地也徒

知從事游觀之
樂豈急務乎

十年己巳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齊欒施高彊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氏鮑氏而惡之陳鮑及其醉而攻之欒高戰不勝來奔不書高彊非卿也　齊政歸陳氏久矣欒高陳鮑之伉也欒施高彊既奔則陳氏由此益大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左氏傳平子即意如伐莒取郠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于亳社亳社殷社魯有殷社所謂兩社是也至是魯始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注取郠不書公見討平邱故諱之十三年平邱之盟不見公公不與盟又執季孫意如以莒告魯伐之故也胡氏曰已舍中軍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

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

戊子晉侯彪卒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左氏傳宋平公卒元公立杜氏注無冬闕文公羊成作戍

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 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憾同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蔡般殺君父而立其罪固不容誅諸侯不能討十三年矣楚子誘而殺之遂滅其國執世子以歸用之其心本非除逆特利其土地以詐取之而肆其虐耳故經惡楚子而名之不與其為討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昭公方有母喪而不廢蒐況大蒐非諸侯所當行是越禮之中又越禮也夫喪不貳事果有外侮闗於社稷則不得已而行之今之蒐可已而不已昭公在疚曾無一日之慼其心喪矣宜乎被出而卒不返矣比蒲地譜是魯南鄙之地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氏傳孟僖子即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禮也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魚靳切地闕

于厥憖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 晉韓起率諸侯會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主恬不之恤惟苟吴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後閒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昭公之母齊謚也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失其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穀梁作友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隐大子于岡山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

其喪未至况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與其滅也君没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於楚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效死勿去為子道盡矣故不及其世子之名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誘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慎之盖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楚人之殘忍不道也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伐燕欲納之受燕賂不克至是始納之于唐高偃高傒元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縣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而未得至于燕也燕伯三年出奔名之今納之不名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盖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君臣之分也以

燕伯之罪未至如衛朔衛衎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恕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鄭簡公卒定公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左氏傳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取郠之役六年公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

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懐寵也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為貶未可以一槩論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左氏傳季平子即季孫意如立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即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子謂慭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介副使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慭不克而事變慭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

楚子伐徐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大夫帥師圍徐

以懼吳徐吳與國圍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別種也在中山新市縣古鮮虞國子姓　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冬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經書晉伐狄之也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假道鮮虞聲言會齊乃滅肥又伐鮮虞是行夷狄之事故狄之昔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令伐鮮虞特書晉以狄之時楚滅陳蔡而晉不救以其力不能故不復罪之能伐鮮虞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絕意中夏而棄諸侯也何以言盟主故春秋狄之以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 壬申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魯邑南蒯為季氏宰此邑以邑叛故叔弓以

兵圍之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曰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　蒯之叛雖以季氏不禮之故而其所以欲去季氏以强公室則未為不忠於魯故難以叛書之但書使大夫帥師圍費亦見季氏雖强而家臣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楚子審共王有子五人曰昭曰虔曰比曰黑肱曰棄疾審卒昭立昭卒昭之子麇立虔弒之而自立比出奔晉黑肱奔鄭楚虔立十三年棄疾為蔡公觀起之子從在蔡矯蔡公命召公子比與黑肱入襲蔡奉蔡公蔓成然蔡朝吴師陳蔡不羮音郎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羣失職者以入楚

因正僕人太子近官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虔縊于芋尹申亥氏

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為君非比志也比不志為君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雖不弑君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　比之歸虔猶在楚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棄疾為蔡公志於篡久矣而觀從召比之至乘諸失職者之亂既已致虔之死又殺其子大惡則比當之矣比既無能無德而棄疾安肯使之坐享其位故譎計以恐之使之自殺則棄疾之志得矣其謀亦巧乎哉故春秋於比不以討賊辭書者殺之不以罪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比雖立而曰公子比亦不以為君也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以長幼之序立之也春秋誅其意歸罪棄疾而無所隐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鄙懦人耳初觀從召之也非有為君之心從挾之入楚立之為王從又說之殺棄疾不從乃行其行也從未必不反為棄疾謀及棄疾使人徧呼國中逼之自殺視比之行止死生皆聽人自為略無所能則棄疾安肯君之哉比雖立而不能君其國故經不稱君但以公子書之又不以討賊書原棄疾之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在開封府封邱縣東漢志尚為平丘縣

左氏傳晉成虒音斯祁宮也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在十年鄆莒邑魯取之晉將以諸侯來討為莒討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夷昧也于良下邳水道不可吳子辭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叔向弟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之合諸侯止于此矣雖能張中國之勢未足以服夷狄也王人與十三諸侯會兵車之盛固足以使强楚知畏陳蔡滅國一日俱復然徒耀以兵威而不以德異乎桓文矣自平丘一盟之後訖于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鄟陵一會參盟復作自齊威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晉之霸業自是而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盟者以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鄭伯滕子邾子又皆從楚非一日今一旦會盟不得不疑是以必為之同盟與其自此無復有異矣再書平丘者胡氏曰惡之也惡其德不競而矜兵

公不與盟　此會以邾莒愬魯取鄆故意欲甲脅持之也討魯今將因會而執季孫意如故怒公而不使與盟雖一時似有沮喪之辱而此盟不與得免於罪實為幸也此非國惡故聖筆不諱而書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執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魯無君意如尤甚信可罪晉不能以大義糜之使三家臣順徒信邾莒以魯數侵不能共晉貢而遂執之安得為霸討故稱人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蔡周宗室陳虞舜後楚靈殭暴一旦滅之伯主不討諸侯不救楚平立乃復之諸侯若不聞焉則是二國之命制于夷狄也聖筆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折強夷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陳蔡之復聖人舉王法以治蓋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而可復也故書爵

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不與平邱盟又以季孫意如在晉故再如之晉人辭焉至河乃復晉彊而魯弱甚矣

吳滅州來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州來楚邑也不言吳師師不言侵伐于以見其滅之易

十有四年癸酉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亦危之也不稱氏前見也以

一事再見卒名耳　意如被執子服惠伯湫也從意如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晋之政可知矣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平公須立　夏四月夏四月凡十一詳見桓九年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氏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共公蒲餘侯莒大夫兹夫也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兹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輿於齊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韓愈詩曰春秋書

王法不誅其人身

十有五年甲戌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魯武公廟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氏

傳禘合祭于武宫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籥羽舞也方入而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春秋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吴出奔鄭朝吴蔡臣也楚平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惡朝吴之寵以計害之使蔡人逐朝吴出奔鄭楚平不察無極讒慝卒使吴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哉聖筆志朝吴出奔為後世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吴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荀吴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别克之以鼓子䳒鞮歸帥師伐鮮虞凡三

冬公如晉左氏傳平邱之會故也平邱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公不以不與平邱為恥而往如之屢見辭於晉今又復往微弱甚矣

十有六年乙亥春齊侯伐徐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地下邳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吴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强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區區務乎伐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曼杜氏注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新城也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外藩侵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 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回也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 魯昭朝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問其罪而止之昭之懦可知矣責其自強必不能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項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丙子春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朝魯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雜處非膺戎狄别内外之義也晉滅之舉荀吴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晉以其貳於楚故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心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伐謂參伐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

東西者常視此以別心伐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傳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孛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示人令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歴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御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言戰不言敗勝負均也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吳伐楚戰于長岸先書楚人主及客也 楚彊非吳之敵令長岸之戰勝負適均由楚德不競故其彊易弱經特書之于以見彊之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丁丑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昬見丙子風梓慎曰魯大夫是謂融風火之始也融風木也木火母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前年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豫言四國同日火令巳驗鄭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

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雖言之於先子産以天道遠亦不深信遂不聽竈以瓘斝禳火但修德以德消變耳

六月邾人入鄅音禹又音矩鄅妘姓國在琅琊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 邾人乘鄅人藉稻蓋履行之若今蹹田也襲之遂入盡俘以歸邾反鄅夫人而舍去聲其女不義甚矣故明年致宋之伐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内鄉縣 許自夷遷葉今復畏逼於鄭楚人遷之白羽皆以自遷為文蓋許志也

十有九年戊寅春宋公伐邾左氏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戌之子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邾邑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胡氏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

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穀梁傳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許悼公瘧世子止進藥公飲之遽卒夫疾瘧未足以致死飲其藥即死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觀左氏所記世子出奔與穀梁所載止悔恨之言則因藥誤而死無疑矣誤以藥殺亦猶弑也其心雖異乎商臣蔡般之所為而春秋一以弑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加之大惡所以遏篡弑之萌爾使後世凜然知懼以過誤致君父死猶被此惡名不少恕果有篡逆之惡安可逃其罪乎此聖筆垂訓之意也

己卯地震 石氏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也 地震凡五詳見文九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莒邑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託身紀鄣之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仇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賊不討何以書葬曰止非躬蹈乎大逆也其出奔哀毀自責可以見其心也公羊謂經書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其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二十年己卯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莫公反又音夢令曹州乘氏縣古鄸城也言自夢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境而後出奔也胡氏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子臧也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盜衛司寇齊豹也縶衛襄公長子也縶有疾弟靈公受其國縶狎齊豹奪其司寇與鄄邑又惡北宮喜褚司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討豹遂與此三人作亂殺縶齊豹非卿書盜者目罪人之賊者也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累及衛侯也謂衛侯俾兄與政縱其無禮於大夫又不能制其母春秋貶靈公無政刑致盜賊竊發兄死幾亡其國故直書之以著其罪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

向三大夫華亥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為質公不忍其詬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公其専恣悖逆甚矣公不忍而攻之一日而三卿出亡君臣之道喪矣宋之亂自此而未已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大子朱悼立弟東國賂楚費無極計以出朱故奔楚而東國簒立昭二十三年卒

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晉士鞅即范獻子來聘叔孫即昭子為政季孫平子欲惡諸晉憎叔孫位在已上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文子歸費

在十四年為七牢士鞅怒曰魯國之位下卿位卑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卑晉國也將復諸寡君言歸告君討魯罪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作畔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貙及多僚相惡多僚譖貙于公公將逐之貙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召亡人華亥等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内里門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向等與宋分國而居之召吳楚以自救齊師宋師敗吳師遂敗華氏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大敗華氏楚薳越帥師逆華氏諸國大夫遂出之華亥向寗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

前年抗君背國結黨而出令年因華貙召之復入于宋南里以叛為人臣而悖亂搆禍若此所當誅滅而不赦令入宋而戰敗宋師既圍之於内諸侯助之於外何患賊之不得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赦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諸國大夫救宋經皆不書聖人之意可見也想其時叛臣困守圍内至急必行賄於諸國大夫不然何滅叛垂成而欲縱之也度諸大夫又慮楚援無功或致怒楚不肯盡力誅叛俾宋逸之失此之舉亂臣賊子無忌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至相過也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叔孫婼曰子叔

即輒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八月乙亥叔輒卒見上文

冬蔡侯朱出奔楚左氏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朱之叔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楚嘗誘蔡侯般殺之又執世子有用之東國欲奪國賂楚權姦出朱而立朱奔訴于楚不克以權姦為之謀以阻之也然二子棄中國忘世讎其惡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鼓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公如晉至河而復凡五詳見昭二年

二十有二年辛巳春齊侯景伐莒左氏傳齊北郭啓齊大夫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怨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齊地門也之外莒於是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襄陵許氏曰齊景矜忿貪欲不務反德而亟伐人國以詘莒於稷門矜而自功惡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氏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向叛逆之罪不可勝誅宋師圍之必可勦之也諸大夫畏楚之救請縱之俾楚有功亂人得以

逆宋洎諸國大夫俱可罪也

大蒐于昌間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與非禮也盖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令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强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氏傳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賔起子朝之傅王與賔孟即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賔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蚠惡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劉子　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盖大子壽之母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劉單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石氏曰魯使會天王之葬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此叔鞅葬景王是也魯公不親往而使大夫非正也

王室亂　王室亂景王為之也景王大子壽早卒次立王猛又寵愛孽子子朝而欲立之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為王而子朝結黨作亂書王室亂者言亂自內作猶若一家之亂也昔襄王子帶之亂與此同何為不書曰成晉文之功也一定襄王而亂不復作也今子朝之亂而特書者傷晉文不復見而無以治之也

不先書王室亂何以書後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單奉子猛為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出而言居如成君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子朝亂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二子卿子爵皇周地河南鞏縣有黃亭　未逾年不可稱天王稱王繫名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令河南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不言成周而言王城以未得國也再書以王者見劉單挾天子專國柄也其言入子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書王崩已丑敬王即位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周大夫不崩不葬降成

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時十月晉籍談荀躒以九州之戎即陸渾及四邑之師納王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師師軍于陰等處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取前城及圍郊其始皆內懷觀望無救難之實也王室之亂若此天下卒無諸侯之助匹夫之救故雖有晉之師累至而春秋皆不書之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案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邾邑武城人塞其前道徑魯之武城斷其後之木而弗殊弗絕之也邾師過乃推而壓之推斷木而壓仆於地以絕邾師走路遂取邾師言易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之罪傳言晉人來討何其愬之急而討之速而經不見蓋魯取邾師度邾必愬于晉故令叔孫往聘以抒其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書晉人貶晉執使人取邾師非使人之罪言執我行人甚晉之罪也魯取邾師邾愬于晉晉為盟主當問魯之罪可也令執其行人豈其罪耶故書晉以人貶之也晉雖執叔孫問罪卒不能屈而歸之安能使邾之心服而魯之知懼也晉伯於是乎衰矣

**晉人圍郊**左氏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王師晉師也郊子朝邑癸卯郊鄩潰二邑子朝所據丁未晉師在平陰令河陰縣王師在澤邑　周地　王使告間　子朝敗故敬王使人告間暇於晉庚戌還　呂氏曰當時王必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間晉師歸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之潰遂取子朝不如後日之難也　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也　張氏曰既不書晉師之納王又不書郊潰而特書晉人圍郊則晉之勤王不力縱賊不誅以貽後患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假楚以計篡國令朝楚而卒于楚屈已事讎不二年身死于外亦可誅也東國卒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率國人逐之烏存執殳道左庚輿過之遂出奔幸而免耳齊人立郊公爲君而不仁幾何而不亡其國庚輿入國不書書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音甫楚地安豐縣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令尹楚師熸 音尖火滅爲熸言軍中無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

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
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師賤多寵政令不壹七
國同役而不同心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去者備薄威示之以
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 敦厚也吴子從之戊辰晦
戰于雞父吴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囚徒不習戰
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吴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
師右掩餘吴壽夢子師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
吴師擊之三國敗獲沈胡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 吴師三國奔
楚師大奔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
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取以辨上下定民志 不
書胡沈以自滅為文皆以其自取滅亡深惡之也
書楚者吴知楚令尹亡將卑而六國心不一以譎計又

以晦日忌戰出其不意不待成列先誘三國戰三國敗而獲其君諸侯奔而楚師亦奔故不書也　傳初言楚蘧越師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則楚師同在此也楚雖不喪師而大奔亦敗也不然蘧越何肯自縊而不歸也經特以楚未嘗與吳戰故不書楚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王猛之母弟敬王匄也既葬踰年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經直書之所以明天下之君也居狄泉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居此言未得京師也尹氏尹文公圉周世卿也不書爵不書名字曰尹氏譏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欲王天下而尹氏以世卿擅國獨欲立之則莫之與矣經既書天王居于狄泉繼云尹氏立王子朝簒辭也其惡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乙未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公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七如晉一見止四見拒而不得入令書有疾乃復公羊氏所謂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公畏如晉而累有見卻之辱曾不知愧微弱之甚豈能自立哉宜乎見制權臣而卒于外也

二十有四年癸未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俱縛切卒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　晉執婼而釋之以歸故書其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吴滅巢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吴疆行吴疆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吴不動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吴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亡守巢鍾離二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胡氏曰巢楚附庸實邑之也書吴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吴入巢著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案左氏傳鄭子太叔見晉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于黄父謀王室也

王室之亂今四載矣晉為方伯帥諸侯勤王平難特反掌耳乃命大夫出師圍郊之後不出者又二年王子朝之黨日熾敬王出居狄泉有東王西王之分二十四年三月方使士景伯問周始絶子朝之使及六月鄭子太叔至晉有言方議明年徵會黄父又皆使大夫往養亂至數年而後定京洛交戰喋血敬王出入靡定晉侯曾不以王室為憂愧乎厥祖文公矣果以大夫而定王國政在大夫權移于下實啓將來之禍未艾也黄父即黑壤

晉地

有鸜鵒來巢公羊鸜作鸛左氏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魯大夫曰童謡有之鸜之鵒之

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云云公羊傳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曰宜穴又巢權臣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范氏曰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　飛之類屬陽得氣之先鸜鵒不踰濟令至魯其徵見矣書有以非所當有書來巢非所當巢物失其性而反其常異之大也季氏以臣抗君昭公出外是其應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傳再雩旱甚也　魯旱甚不聞省躬修政而從事禱祠之末一月而再雩凟神者數烏能消變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魯昭孱弱不能自立久矣一旦不忍一朝之忿謀於羣小欲去強悍之季氏何不思之甚也季氏擅權凡四世矣得衆之久豈易圖之昔宣公末年歸父欲張

公室而未能豈區區稠父所能去之哉宜乎見逐于外也書孫于齊不言奔諱之也次止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地在濟北今東平府平陰縣公先至于野井 濟南府禹城縣東野井亭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杜氏注齊侯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唁慰安之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不量力欲攻季氏不克為季氏迫脅而出往齊求援欲假齊之力伐季氏齊侯遠唁禮與辭雖足觀特末耳而卒無為公討强臣復國之實意豈非陰與季氏乎經書唁公實貶齊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昭子魯之良大夫也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見季孫謀

納公季孫許之而異志昭子憤其見欺祈死于宗戊辰卒杜氏曰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録之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外黃城在開封雍邱縣胡氏傳宋元季孫意如之外舅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比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季氏邑魯之所有齊侯取以處公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齊獨稱侯者以齊有方伯討不登畔人之意所以異之也惜乎齊侯不能以義討季氏使

公得復國而徒假之以力取邉邑以居之非正也故書取焉取易辭也魯昭不能取而齊能取之以此見昭之微弱不能自有其國而他人是望可哀也已

二十有六年乙酉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齊侯來見之亦可以言至自齊也今居鄆則入魯境其書至宜也猶在外故書地見為季氏所拒而不得入國也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謂書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齊侯遠唁昭公盡其辭禮而實有拒之之意取鄆以居之使之於魯境僅得有所處而其實陰與季氏使之得以恣其專齊侯無急義救患之心洞見矣經止書實事而義見於言外季氏之罪自可知

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也孟氏得民久矣公假齊師之力圍之者成不服而拒守也見國内知有季氏而不知有昭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音團左氏傳謀納公也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圍成而鄟陵之會至書居于鄆明不得成也率謀納公已而不果納公復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案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天王入于成周盈本黨子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成周今在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即周公所營下都也王城今河南城武王定鼎于郟鄏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營洛邑是為王城子朝作亂居王城今雖奔楚尚有餘黨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經不言歸而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亂之萌也皆景王寵庶孽以構禍其危甚矣亂至數年而後定聖筆特書于魯史以垂世戒也

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自鄆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傳言在外也公在外邑故書地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音君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母弟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末之子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故春秋不書光弒僚而稱國以弒者罪當時秉政之大臣也大臣置君使內外物議厭服庶幾國本定而不搖若出於私意立非其正未必不貽禍將來也經之稱國以弒其旨微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案傳稱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宛為費無極所惡讒

之於子常設詭計陷之而宛不察甲兵豈宴享贈遺之物無極俾陳之以與子常無異戲兒童而宛特信之何蔽之甚也宜其蹈殺身之禍是時楚平昏虐囊瓦貪殘以無罪而殺楚之良俾讒譖得以肆其毒故稱國以殺

罪累

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案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樂祁犂衛北宮喜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拒之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納魯君請從二子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季孫逐君衆所疾惡范鞅貪而志賂反道季氏之善使少知義肯如是乎其人不足取也然經無貶詞以有成周之善故序而不略也　文十五年諸侯伐齊齊賂晉不克還經於是略而不序　扈京兆府鄠縣扈鄉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快邾大夫不氏略之也邾之臣來奔者書之邾與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經悉書之以示譏也

公如齊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丁亥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晉境内邑　公如晉求援次于乾侯以待命晉不答焉此明年所以復居于鄆也公連年如齊而不見禮令又如晉而不得入其窮辱若此齊甥舅之國而晉又盟主皆與季氏而不見恤中國之伯政衰矣公至晉子家子請次竟以待命而公弗聽晉人使復于竟而後逆公已在外

有一子家而不用其言則公之自任以取辱宜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戊子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前此公次于陽州而書公至自齊者齊侯見公也今言至自乾侯者晉侯不見公也所以深罪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高張高偃子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

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公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晉見恤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如晉亦不納公既無所往姑次于乾侯 昭公至自齊居于鄆三至自會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播越于外不獲其所而魯國君臣之義其可絕乎下書公在乾侯亦此意也 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晉坐視而不之救齊徒唁之而未嘗見恤亦何濟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散也民散而逃去也公居鄆四年無德以懷其民民畏季氏之威而不安嘗以公而敗于且音苴知矣令潰而叛去之公尺地一民無有也往于乾侯聊復寄耳書鄆潰如鄭棄其師梁亡是也

三十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經每歲首月書公在乾侯者存公也公居于鄆猶魯地也客寄乾侯晉地也非其所矣必言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其罪權臣貶諸侯之意具見矣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其留於夷狄為失其所故亦書其所在因以譏之也今之書在以公在外不敢遽無公也其於君父之義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上聲疾卒頃公卒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案傳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髪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逆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

城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其國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矣焉可遽絕之哉唯徐子章羽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歷于適歷適音的晉地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言魯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扈之會晉欲納公范獻子受季孫之貨而還季孫必用意深結獻子令晉使荀躒來將以納公而獻子又私謂季孫令必來季孫如會何晉不罪季孫反與之會旹季孫善於要結晉卿為之蒙蔽而不見其惡季孫包藏姦慝善於言辭繆為禮遜所謂象恭滔天者也晉定為下所蔽不能燭其姦其旹可知安能主夏盟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薛與盟故書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季孫從知伯即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言且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魯昭既出如齊如晉皆不見納徒使使來唁特虛禮耳昭之庸劣執蔽固不足道君也季氏以臣出君可乎齊晉不明君臣之義為季氏要結其卿以自固卒之罷姦成亂不知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注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口暫反杜氏注公居乾侯遣人取之石氏曰非公意也如取鄆取鄆之比杜氏誤　闞東平須昌縣有闞城魯羣公墓地今東平府須城縣東平鄆州　昭公之難叔孫自闞歸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蓋魯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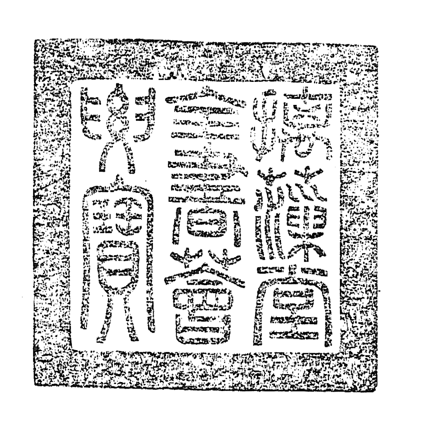
夏吳伐越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歲歲星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去此三十八載　吳報越昭五年從楚來伐之憾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氏

傳秋八月王使冨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議役徒之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而更致諸劉子帥諸侯之大夫致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成之此變之正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張氏曰敬王遷都成周因諸大夫城之而以成周書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氏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魯自季友受費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昭公憤其太專攻之不克而出如齊如晉求援而不見荅晉雖欲納公不思逐季氏使公從晉而入亦仍制於季氏故昭公不肯入而卒客死于外而當世之於季氏則亦莫之罪也吁人心至此禮義絶滅惟知有勢利耳故經于公之出魯國政事皆不載但書公所在蓋聖筆誅權臣存大義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馬慶